

边缘群体、身份政治与美国的 政治科学变革

孙宏哲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末,“新政治科学”运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发起挑战。此后,黑人、女性、拉丁裔、亚裔与原住民政治科学家先后参与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与部分区域性组织的变革,建立反协会和一系列“核心小组”“专业分会”与“业内地位委员会”,推动对边缘群体政治学家的保护和边缘群体的研究。在近半个世纪内,这些政治科学家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身份使命,通过举办会议、进行小组讨论、发布报告、创办杂志、出版著作、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各主要职位提名候选人,使美国政治科学从白人男性主导的对政治行为的“客观”研究,转变为研究群体多元、方法多元、立场多元的崭新学科,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当今美国政治科学的面貌。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美国政治科学 权利革命 身份政治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 女性主义政治 种族与族裔政治

* 孙宏哲,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根据2023年春季学期由俞可平教授主持的《政治学前沿》课程“身份政治”一讲的部分内容讲稿写成,笔者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亮副教授与《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方位的“权利革命”,女性、拉丁裔、亚裔、原住民等边缘群体纷纷要求获得自己被剥夺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构成了美国当代所谓“身份政治”的重要源头。这样大规模的政治与社会事态必然会在美国政治科学界产生影响。中国政治学界对美国“权利革命”与身份政治已有所关注,但对二者对美国政治科学的影响却着墨不多。权利革命与身份政治为美国政治科学带来了哪些变化?哪些边缘群体参与了这场变革?美国政治科学是如何开展起边缘群体政治研究的?本文基于对20世纪60年代末“新政治运动”及之后各身份的政治学团体相关文献(如团体历史、官方刊物、官方网站与研究论文)的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历史考察。^①

一、“新政治科学”运动

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1953年出版的《政治系统》一书为开端,美国政治科学发生了一场“行为主义革命”,此前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行为主义迅速占据美国政治学的领导地位,甚至上升为美国国家政治学。同传统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的主要观察对象是“行为”而非制度,认为政治是经验的、可以量化处理的,“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滥觞的结果”,其与坚持“价值至上”的传统政治学的区别在于它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②然而,就在“行为主义革命”如日中天之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迅速展开,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面的“权利革命”,女性、拉丁裔、亚裔与原住民跟随非裔美国人的足迹,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Second-wave Feminism)、“奇卡诺运动”(Chicano Movement)、“亚裔美国人运动”(Asian Ameri-

^① 关于美国政治科学史,国内学界近年来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王向民:《地域性政治经验的普遍化:美国政治学的身份建构——〈政治学手册〉与〈政治科学新手册〉的比较阅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24—136页;王丽萍:《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一种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冯先祥:《我者与他者之间:当代美国政治科学史的自我凝视》,《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10期,第54—65页。

^② 参见俞可平:《政治行为主义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115—116页;陈明明:《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25页。

can Movement)、“红色权力运动”(Red Power Movement)中,纷纷走向政治舞台中央,争取他们此前被排除在外的政治与社会权利。这一重大转变势必在美国政治科学界有所反应。

到20世纪60年代末,冷冰冰的“行为主义”与热火朝天的“权利革命”已显得水火不容。1967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芝加哥年会上,一些反对政治科学脱离现实、要求政治科学对国际与社会热点进行回应的政治学学者,成立了“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核心小组”在成立后迅速发展。1979年,“核心小组”成立官方刊物《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 Science*)。1991年,“核心小组”关于建立自己“专业分会”(Organized Section)的申请得到批准。到2000年,美国政治科学界内部的一场要求学术更为民主、方法更为多元的“改革”(Perestroika)运动同“核心小组”结合起来,使后者成员迅速增加。2005年,“核心小组”同“劳工项目”(Labor Project)建立起合作关系。2021年9月,“核心小组”通过投票更名为“批判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Caucus for Critical Political Science),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一个致力于使政治科学研究有助于构建一个更民主和更平等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批判性学者的协会”,虽然“核心小组”的官方杂志《新政治科学》迄今保留了原来的名称。^①

“新政治科学”运动同美国政治科学界后来发生的变化有着多重关联。首先,20世纪60年代的“权利革命”是“新政治科学”运动的大背景。单就黑人民权运动而言,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布朗诉教育局”案、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运动、小石城事件等将美国种族问题推向全国乃至全球舞台正中央。^②20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黑人的斗争更为激烈。1964年在哈勒姆、1965年在瓦兹、1966年在芝加哥、1967年在纽瓦克、1967年在底特律的城市骚乱使美国政府的克尔

^① New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of 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No.4, 2007, pp. 505-506; Clyde W. Barrow, “What’s in a Name? From New Political Science to Critical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44, No.1, 2022, pp. 3-26.

^② 关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民权运动已有大量研究,参见Mary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Bruce Ackerman,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等。

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发现,美国正在分裂为黑白两个隔离但不平等的社会,城市骚乱原因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颠覆,而是种族歧视、警察系统性的偏见和野蛮等社会顽疾的影响,但“行为主义对个体行为、系统平衡与方法技术的关注,使政治科学家看不见真正的政治进展,例如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穷人运动、反战运动与反核运动,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都在高涨的运动”。^①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对边缘群体的支持自然成为“核心小组”建立的题中之意。

其次,“新政治科学”运动对美国政治科学的核心组织——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造成冲击,迫使其关注边缘群体议题。1967年,作为对“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批评的直接回应,协会创办了新的同行评审杂志《政治科学补遗》(PS),关注当代政治、教学和政治学学科。^②在发行于1968年初的创刊号“通讯”栏目中,《政治科学补遗》仔细讨论了“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出现及其诉求,其中包括批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一直没能带着极为批判的精神研究当今的重大危机或美国政治体制的缺陷”。^③此后,虽然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最重要的官方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有很大改观,但《政治科学补遗》杂志一直是边缘群体发声的重要渠道。

再次,在“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成员看来,政治学界部分身份团体和组织的建立是他们的功劳。虽然如后文所述,“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批评“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早期议程不顾及女性问题,但却不否认后者关注种族问题^④,而后者则自豪地认为前者的建立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认为自己的斗争

① Clyde W. Barrow,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w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4, 2017, pp. 440-441, 445-446.

② “History of 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No.4, 2007, p. 503;在英语中,“PS”既是“政治科学”的缩写,又代表信末“又及”(postscript)。选用“PS”作为刊名,表明杂志试图探讨主流政治科学界之外的内容。杂志在1968年创刊时名为《政治科学补遗》(PS),但于1988年更名为《政治科学补遗:政治科学与政治》(*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③ Ronald Bayer, et al., “Communications,” *PS*, Vol.1, No.1, 1968, p. 38.

④ Joyce M. Mitchell, “The Women’s Caucu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 View of the ‘Found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3, No.2, 1990, p. 206.

为“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与黑人和拉丁裔学者”的“突破性创新铺垫了道路”。^①

最后,1979年后,“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团体,自身也演变为一个身份团体。在这一转变后,“核心小组”的一些学者投入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其他身份团体和相关“专业分会”的怀抱,增加了它们的力量。不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也与少数民族与族裔紧密结合。例如,在“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领导人之一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与爱德华·弗诺夫(Edward Vernoff)主编的《左翼学院》(*Left Academy*)(1986年)第三卷中,文章主题既包括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黑人研究、波多黎各研究、墨西哥裔研究与亚裔美国人研究中的影响。^②直至今日,种族与族裔仍是“批判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重要议题之一。^③

二、黑人政治科学家的崛起

在外部世界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学科内部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双重影响下,最早行动起来的是黑人政治科学家。1969年2月16日,美国政治学家协会在一场特别会议上成立了“业内黑人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Blacks in the Profession)。委员会最早由5人组成,后扩展至15人。此外,委员会起初还设有两个下属委员会,分别为“调查下属委员会”(Survey Subcommittee)和“认知价值下属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Cognitive Values)。委员会的早期议程包括六点:比较黑人和白人政治科学家的地位,黑人学生政治科学研究生教育的性质,黑人政治科学家在专业协会中的作用,主导的认知价值取向对有关黑人社群的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同黑人政治科学家的研究与

^① “History of 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3, 1999, p. 418; “History of 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No.4, 2007, p. 504.

^② Barrow, “What’s in a Name? From New Political Science to Critical Political Science,” p. 14.

^③ 例如,Brandon R. Davis, “Faith, Race, and Immigration: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Religiosity on Raci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45, No.3, 2023, pp. 448-477.

研究支持相关的问题,以及黑人政治学家同黑人运动的关系。^①

1969年4月,约有35位黑人政治科学家聚集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南部大学(Southern University),讨论那些任教于黑人学院或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同年9月,他们在当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纽约年会上再次相聚,其他一些学者也加入了他们。与会学者认为,各地各机构的黑人政治科学家所面对的问题相似,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便通过投票成立了“黑人政治科学家全国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Black Political Scientists, NCOBPS)。1970年5月,“全国会议”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第一次举办了年会。^②需要指出的是,同后面会提到的“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拉丁裔核心小组”不同,“全国会议”并不附属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而是一个独立组织,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一个“反协会”(counter-association),其努力保持独立身份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直接参与政治。^③

虽然黑人政治科学家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仍处境堪忧。1984年和1985年,《政治科学补遗》杂志刊登了三篇反思黑人与政治科学的重要文章。在1984年第1期中,迈克尔·B.普雷斯顿(Michael B. Preston)与莫里斯·伍达德(Maurice Woodard)刊文,哀叹黑人政治学家的衰落。^④在1985年第1期中,两位学者再次刊文,寻找新的黑人政治科学博士。^⑤在1985年第3期中,时任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欧内斯特·J.威尔逊三世(Ernest J. Wilson III)撰文批评政治科学家没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关注黑人。威尔逊给出了一个三段论解

① “Interim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Blacks in the Profession,” *PS*, Vol.2, Special Supplement, 1969, pp. 552, 557;关于“认知价值下属委员会”更详细的介绍,参见该文第555页。

② National Conference of Black Political Scientists, “History,” <https://www.ncobps.org/about-us/history>, 2024-01-07.

③ Mack H. Jones, “NCOBPS: Twenty Years Later,” *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 1990, p. 4.

④ Michael B. Preston and Maurice Woodar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Black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the Profession,” *PS*, Vol.17, No.4, 1984, pp. 787-792.

⑤ Maurice Woodard and Michael B. Preston, “Black Political Scientists: Where Are the New Ph. D. s?” *PS*, Vol.18, No.1, 1985, pp. 80-88.

释:(1) 政治科学通常研究精英和通过正式渠道制定政策的人;(2) 黑人被剥夺了精英地位,很少参与权威决策,常常是权力使用的目标或受害者,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通常具有创造性,以适应选举权被剥夺、经济受支配的现实;(3) 因此,政治科学并不研究黑人政治。^①

1989年,“全国会议”开始发行其官方杂志《全国政治科学评论》(*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该刊物后成为黑人政治科学家的主要阵地。当年出版的创刊号主题为“美国政治的新视角”。《编者的话》之后是五篇论文,接着是两个笔谈,主题分别为“伊朗门事件”与“美国黑人与宪法”。在笔谈后是一个“专著论坛”,有三部分:(1) 评论性文章,主题为“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与总统政治”,共两篇;(2) 对书目进行介绍的文章,共四篇;(3) 书评,共两篇。此后各卷结构不尽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杂志是由“全国会议”建立的,但它不仅刊登与黑人相关的政治学论文,而且刊登关于国际政治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文章。例如,在第一卷中,第一个笔谈主题是国际事件,而四篇书目文章中三篇分别涉及女性政治、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与印第安人政治。因此,杂志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泛身份政治”色彩。^② 2019年,杂志更名为《黑人政治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 of Black Politics*)。^③

进入21世纪后,非裔美国人政治学者仍面临着诸多挑战。2007年,威尔伯·C.里奇(Wilbur C. Rich)主编的文集《非裔美国人视角下的政治科学》由天普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种族和政治科学家”“全球化与跨国政治”“公民参与和投票”“政治制度”与“子领域”。^④ 在《学术乐园中的非裔美国人政治学家》一文中,里奇深刻指出黑人政治学家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包括难以适应所在政治学系的文化、评终身教职时缺乏支持、黑人“明星学者”缺少和白人“明星学者”同等的待遇等。里奇呼吁黑人政治学者

^① Ernest J. Wilson III, “Why Political Scientists Don’t Study Black Politics, But 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s Do,” *PS*, Vol.18, No.3, 1985, p. 604.

^② *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 1989.

^③ National Conference of Black Political Scientists, “National Review of Black Politics (NRBP),” <https://www.ncobps.org/npsr-journal/about-the-npsr>, 2023-12-04.

^④ Wilbur C. Rich ed., *African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都努力争取自己的地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帮助更多黑人年轻学者。^①

三、女性政治科学家的努力

“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自认为曾积极支持“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建立,它在后来也演变成为一个女性主义团体,但是,乔伊丝·M. 米歇尔(Joyce M. Mitchell)在回顾后者的创建史时却表达了对前者的不满。米歇尔承认“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挑战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建制派的功绩,但她指出,在其忙碌的日程中“各种种族问题得到一些关注,而‘女性问题’却不那么显著”。例如,“在它1968年的各会议中,‘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没有将‘女性问题’纳入其所组织的议程的小组讨论之中。实际上,‘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也没有将女性纳入其组织。”于是,1969年9月,女性政治学者便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纽约会议上成立了自己的“核心小组”。^②

为了更好地服务全国各地的女性政治科学家,“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还建立了数个地区性团体。^③ 例如,1970年,建立了“西部政治科学协会女性核心小组”(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omen's Caucus),简称“西部地区女性核心小组”(Women's Caucus, Western Region)。2010年,该团体更名为“西部政治科学协会女性与性别正义核心小组”。虽然近些年来“核心小组”面临诸多挑战,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核心小组”取得了骄人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西部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的男女交替原则。2013年,“核心小组”许多成员还与其他学者一道,在西部政治科学协会下创办了一个研究身份问题的专业杂志《政治、群体和身份》(*Politics*,

^① Wilbur C. Rich ed., *African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8-52.

^② Joyce M. Mitchell, "The Women's Caucu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 View of the 'Found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3, No.2, 1990, pp. 206, 204.

^③ 根据“南部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官方网站,地区性团体的数量为五个,而根据下引文章,团体数量为四个,但笔者只能找到其中三个团体的基本信息,分别为“西部政治科学协会女性与性别正义核心小组”(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aucus for Women and Gender Justice)、“南部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Women's Caucus for Political Science, South)与“中西部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Midwest Women's Caucus for Political Science)。

Groups and Identities)。“核心小组”及其同道人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在西部政治科学协会 1970 年年会上,69 位论文报告人中只有 4 位是女性,但在 2019 年年会上,论文报告人有 1493 人,其中 647 人是女性。^①

1969 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建立“女性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委员会成员由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任命,由协会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批准。在确定人选时,“核心小组”的推荐会得到认真考虑。“核心小组”虽然附属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但并非其一部分,而且参与政治活动,它也和后来建立的“女性与政治”专业分会(Organized Section on Women and Politics)一样致力于研究女性与政治的关系。相比而言,“地位委员会”力图解决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与美国政治科学界内部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充当协会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声机构。“地位委员会”赞助或合作赞助的出版物包括《女性政治科学家名录》(*Roster of Women in Political Science*)、《黑人女性政治科学家名录》(*Roster of Black Women in Political Science*)与《政治科学出版物指南》(*A Guide to Pub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等。此外,“地位委员会”还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其他委员会或“核心小组”合作,推动对女性政治科学家的保护,在美国政治教学中推广关于女性与政治的教学材料,向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提名委员会推荐人选,赞助女性政治科学家接待活动或小组讨论,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科学系中减少性别不平等。^②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各地分支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女性地位委员会”。例如,1970 年,西部政治科学协会也成立了“女性地位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该委员会是西部政治科学协会的正式组成部分,在运营和记录保管方面从西部政治科学协会接受支持。^③ 南部政治科学协会(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也设有“女性地位委员

^① Jane H. Bayes, “A Collaborativ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Women’s Caucus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aucus for Women and Gender Justice 1910-2021,” pp. 1, 4, 8-9, http://www.wpsanet.org/75_anniv/womenscaucus.pdf, 2023-12-09.

^② Pamela Conover, “The Caucus and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3, No.3, 1990, pp. 440-441.

^③ Jane H. Bayes, “A Collaborativ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Women’s Caucus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aucus for Women and Gender Justice 1910-2021,” p. 10.

会”。在2003年4月的《政治科学补遗》杂志中,该委员会曾刊文《另一种声音的政治科学:女性教员关于南部政治科学系女性地位的不同视角》,该文得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与南部政治科学协会的共同资助,文章基于对南部15州与首都华盛顿特区878位女性教员的采访,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间,女性教授数量有显著增长,她们的地位在南部各大学也有极大改善,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缺乏哺乳期的支持、在报酬与获得承认上不平等。^①

1986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成立“女性与政治”专业分会(Organized Section on Women and Politics),分会名称后更名为“女性、性别与政治研究”(Women, Gender, and Politics Research),现为美国政治学会的第16部。该部门宗旨是在政治科学界内部推动对女性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一个重要工作是出版《政治与性别》(*Politics & Gender*)杂志。该部门截至1991年已有493名成员,到了1999年增加到565名成员。其中也有少数成员为研究女性与政治的男性学者。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每年年会上,该部门都会被分配给一定小组讨论份额。该部门还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共同组织研讨会。例如,1998年在波士顿和2000年在华盛顿,它们都为从事女性与政治研究的高年级博士生举办名为“女性与政治研究前沿”的一日研讨班。^②

2005年3月,《政治与性别》创刊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杂志很快成为美国政治学界性别研究的核心刊物。在《编辑的话》中,卡伦·贝克威思(Karen Beckwith)与丽莎·鲍德兹(Lisa Baldez)指出,“对女性与政治的研究,以及对政治的性别化分析,对政治科学有益,也会使之更强大”,而其研究范围也涉及美国政治学的所有分支,即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与美国政治。^③她们“自豪地承认对女性与性别的研究在历史上同过去所称的女性解放运动存

①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 Faculty Perspectiv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in the South,”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03, pp. 311-315.

② “Women, Gender, and Politics Research,” <https://connect.apsanet.org/s16/>, 2024-12-11;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Professi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Political Science: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fessoriate and the Study of Women and Politics in the Disciplin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4, No.2, 2001, p. 321.

③ Karen Beckwith and Lisa Baldez, “From the Editors,” *Politics & Gender*, Vol.1, No.1, 2005, p. 1.

在关联”，并且“将《政治与性别》置于源自有组织的女性主义对女性和性别的政治研究之历史情境中”。^① 两位作者强调，杂志不仅研究女性，而且关注性别，指出“对性别与政治的研究探讨性别差异何以对政治至关重要……说明国家机构与政治角色如何创造并依赖对女性和男性的种种理解，以及人们如何动员来改变那些理解”。^② 此外，她们还指出，杂志受美国黑人、墨西哥裔、美国原住民解放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早期斗争的影响，也受有色人种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的影响，因而，也致力于发表关于“女性和种族”及“性别与种族化的政治”的研究成果。^③

四、拉丁裔政治学者的加入

1970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业内墨西哥裔美国人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Mexican Americans in the Profession)发布报告，对缺乏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和缺少对墨西哥裔政治科学家的招聘和训练表示担忧。^④ 该委员会后更名为“业内拉丁裔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Latinos y Latinas in the Profession)。不过，原来仅涉及墨西哥裔的临时委员会，如何演变为这个泛拉丁裔的常设委员会，其过程尚不明晰。

因为拉丁裔主要集中在美国西部，美国西部政治科学协会(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在拉丁裔研究方面走在前列。迟至1975年，西部政治科学协会便已存在“墨西哥裔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Chicanos)。根据该委员会对13个西部和西南部州政治科学系的调查，截至1975年，聘用墨西哥裔学者和讲授墨西哥裔政治的状况均未得到改善。^⑤ 该委员会后更名为“业内拉丁裔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Latinos/as in

^① Karen Beckwith and Lisa Baldez, "From the Editors," *Politics & Gender*, Vol.1, No.1, 2005, p. 1.

^② Ibid., p. 2.

^③ Ibid., p. 3.

^④ Manuel Ávalos, "The Status of Latinos in the Profession: Problems in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4, No.2, 1991, p. 241.

^⑤ Ibid.

the Profession)。^① 西部政治科学协会虽然具有地域性,但也欢迎来自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者。例如,来自东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大学的波多黎各裔学者、拉丁裔政治研究专家托尼·阿菲涅(Tony Affigne),虽然他本人不在西部任教,但还是在2023年3月当选为协会副主席与会议主席,并将担任2025—2026年度协会主席。^②

在全国层面,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在1970年成立“特别委员会”到20世纪90年代初,拉丁裔学者与拉丁裔政治研究状况没有得到显著改善。1991年,玛努埃尔·阿瓦罗斯(Manuel Ávalos)观察到:“在过去的20年中,各校政治科学系没有显著扩大对拉丁裔研究生的录取及对拉丁裔教员的招聘。研究种族与族裔政治的拉丁裔政治科学家仍然受制于缺少令人满意的全国性数据库,以对边缘群体政治活动做出主流分析,学科内部的主流专业杂志也很少发表关于拉丁裔/墨西哥裔政治的文章。”他认为:“如果政治科学这个学科的专业组织和系不开始激进地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十年后,职业协会中现存的边缘群体永久性委员会将不复存在,因为在未来我们中很少有人留在或进入这个职业。”^③2000年,六位学者在一份报告中虽然肯定了进步,但同时指出:“在政治科学这个职业的所有方面,拉丁裔的代表仍然低得可怜。本报告要传递的一个急迫消息是:这应该令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成员和领导深深地担忧,并集体行动起来。”报告表示:“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创设地位委员会之后出现了真正的进步,但我们想强调的是,因美国人口变化与我们职业中的变化之间愈发不平衡,拉丁裔状况的改善便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了。”^④

1998年,附属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拉丁裔核心小组”(Latino Caucus)

① WPSA, “Service on WPSA Committees,” https://www.wpsanet.org/forms/service_form.php, 2023-12-13.

② Providence College, “Tony Affigne,” <https://political-science.providence.edu/faculty-members/tony-affigne/>, 2024-01-25.

③ Ávalos, “The Status of Latinos in the Profession: Problems in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p. 245.

④ Valerie Martinez-Ebers, et al., “An Update on the Status of Latinos Y Latinas in Political Science: What the Profession Should Be Do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3, No.4, 2000, pp. 899-903.

成立,这显然是一个“真正的进步”。该团体成员既代表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拉丁裔,也包含那些对该团体宗旨直接感兴趣的个人,对支持拉丁裔政治科学家和推动拉丁裔政治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该团体每年都赞助一个小组讨论,并且颁发几个奖项,包括“拉丁裔学术基金奖”(The Fund for Latino Scholarship)、“拉丁裔图书奖”(Latino Book Prize)与“新兴学者奖”(Emerging Scholar Award)。此外,该团体还定期开设短课程、举办工作坊,并颁布“终身成就奖”(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①“拉丁裔核心小组”网站提供了三门课程的不同课程大纲,供教师参考,包括移民、拉丁裔政治与种族族裔政治,其中,拉丁裔政治的课程大纲最多。^②

1998年后,拉丁裔政治研究突飞猛进。2000年,“核心小组”成员在《政治科学补遗》杂志2000年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拉丁裔政治”的笔谈,共有七篇短文。在阿菲涅的一篇对美国拉丁裔政治进行总体介绍文章后,作者们分别讨论了拉丁裔的政治参与,拉丁裔移民与公民权,墨西哥裔与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的社会运动组织,拉丁裔与教育、健康与刑事司法政策,拉丁裔女性的政治参与,拉丁裔的不同身份认同。^③这次论坛涉及领域广泛,既是对以往成就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2006年,政治学者对拉丁裔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调查(Latino National Survey),为拉丁裔政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次调查中,受访者共有8634位,来自华盛顿与17个州,这是当时针对拉丁裔最大规模的调查,其结果对研究者和公众公开。该项目2007年和2008年的新英格兰拓展调查,又增加了1200位受访者,分布于不在上述17州内的罗德岛、马萨诸塞与康涅狄格。一些学者根据“拉丁裔全国调查”结果撰写了论文,并在2009年10月布朗大学举办的“拉丁裔政治、权力与政策全国会议”做了汇报。2014年,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政治科学中的拉丁裔政治:寻找拉丁裔身份与种族意识》一书,该书主要由会议论文修改后组成。在该书的第一章中,阿菲涅将拉丁裔政治

① APSA Latino Caucus, “Purpose,” <https://www.apsalatinocaucus.com>, 2024-01-08.

② APSA Latino Caucus, “Resources,” <https://www.apsalatinocaucus.com/resources>, 2024-01-10.

③ Tony Affigne, et al., “Latino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3, No.3, 2000, pp. 523-567.

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0年之前的“排斥”阶段，二是1970—1998年的“出现”阶段，三是1998年后的“赋权”阶段。^①这三个阶段，显然以1970年“业内墨西哥裔美国人特别委员会”的设立与1998年“拉丁裔核心小组”的成立为节点。

2018年，在成立20周年之际，“核心小组”在当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波士顿年会之前举办了主旨为“向后看、向前进”(Looking Back and Moving Forward)的纪念性会议。会议期间，“核心小组”成员举办了数场关于学术研究、学者行动主义、公共知识分子主义的工作坊、导师午餐会及全体会议。“核心小组”当时的主席后来表示，这是她所见过的最大的拉丁裔政治科学家与拉丁裔政治研究者的集会。会后，“核心小组”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图书奖，以表彰拉丁裔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著作。^②获得“核心小组”奖项或担任主席职务的学者有时会被其所在院系报道，凸显了这个“核心小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③

五、亚裔政治科学家的觉醒

1973—1975年，亚裔政治科学家薛君度(Chün-tu Hsüeh)担任“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执行委员会成员。^④在1975年12月30日写给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理事会的信中，薛君度表示，虽然亚裔美国人是少数中的少数，但在政治学这一领域中已有数百人之多，鉴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已有黑人、墨西哥裔和女

^① Tony Affigne, et al., “Introduction,” in Tony Affigne, et al., eds., *Latino Politics en Ciencia Política: The Search for Latino Identity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

^② “Special Projects Fund Recap: Latino Caucus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or Latino de Ciencia Política,” *Political Science Now*, December 20, 2018, <https://politicalsciencenow.com/special-projects-fund-recap-latino-caucus-in-political-science-sector-latino-de-ciencia-politica/>, 2024-01-09.

^③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Armando Ibarra’s ‘Latino Question’ Wins 2019 ‘Best Book in Latino Politics’” <https://schoolforworkers.wisc.edu/armando-ibarras-latino-question-wins-2019-best-book-in-latino-politics/>; CalPoly Pomona, “Dr. Mario Guerrero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APSA Latino Caucus,” CalPoly Pomona <https://www.cpp.edu/class/political-science/news/fall-2017-guerrero-apsa-president-latino-caucus.shtml>, 2024-01-10.

^④ Chün-tu Hsüeh, ed., *Asian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North America: Professional and Ethnic Problems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5, 1977)*, p. ii.

性的(地位)委员会,协会也应设立一个亚裔委员会。1976年1月24日至25日,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理事会讨论了薛君度的提议。西北大学赫伯特·雅各布(Herbert Jacob)教授提议否决薛氏提案,但表示协会应回应亚裔政治科学家的关切,应在《政治科学补遗》杂志上为他们刊登职业告示,在协会年会中为他们给足开会空间,并提供其他力所能及的服务。雅各布的提议被一致通过。^①

1976年3月1日,薛君度致信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执行主任埃夫龙·M.柯克帕特里克(Evron M. Kirkpatrick),要求理事会重新考虑他的提议。在这封充满火药味的信中,薛君度担心建制派将抗议成果奖赏给不抗议的亚裔学者,要求理事会不要拿“财政困难”等理由搪塞,表示自己与同伴将斗争到底。他要求将此信发给理事会其他成员,并将此信抄送给《政治科学补遗》杂志,请求刊登。然而,《政治科学补遗》编辑在没有给出理由的情况下不予刊登,而理事会在1977年2月的会上也没有重新考虑薛君度的提议。在1976年12月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选举中,薛君度竞选理事会成员未能当选。但他认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协会首次提名了一位黑人女性。该女性同时是“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被提名人,也是被其提名的学者中唯一当选的。^②

1977年,薛君度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北美的亚洲政治科学家》,其副标题为《职业的和族裔的问题》,包含六篇文章和一组七篇反思性短文。论文集标题中的“亚洲政治学家”指代三类政治学家,即亚洲籍旅美政治学家、亚裔美国人政治学家与研究亚洲政治的美国非亚裔学者,或者用文集中一位作者的说法——“亚洲人”(Asians)、“亚裔美国人”(Asian-Americans)与“亚洲学家”(Asianists)。^③在文集序言中,薛君度高声疾呼:“在美国的亚裔政治科学家之中,要求组织起来、为他们‘不可分离的权利’和在美国的既有利益而战、帮助塑造华盛顿的亚洲外交政策的意识越来越强。他们相信,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政府高层的利用,而他们本可以为本职业和国家贡献很多。”他还写道:“与

^① Chün-tu Hsüeh, ed., *Asian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North America: Professional and Ethnic Problems*, p. 4.

^② Ibid., pp. 3-5.

^③ Ibid., p. 130.

此同时,他们也日益意识到,亚洲人或亚裔美国人倾向于比美国其他族裔要求更少,没有那么自信。他们倾向于避免闪光灯和公众关注,对美国政治冷漠,即便不是厌恶,(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更积极参与那些涉及他们自己祖先国度的边缘政治。”^①

1977年之后的20多年中,亚裔美国人政治科学家的组织工作似乎并不显著,但也有一些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在1989年建立的《亚裔美国人政策评论》(*Asian American Policy Review*)杂志。该杂志是全美“第一个仅只致力于分析亚太裔美国人社群所面对的公共政策议题的无党派学术期刊……为有意义的公共辩论提供论坛,对于从业者、政策制定者与学者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源”。^②

1999年,在相关学者的努力下,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得以建立,旨在保护政治科学内部亚太裔美国人学生、学者的利益,并推动对亚太裔美国人政治的研究。奥格斯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安德鲁·青木(Andrew Aoki)在2021发表的纪念性文章指出,发起“核心小组”的学者是由“种族、族裔与政治”(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专业分会组织起来的。作为当年年会“种族、族裔与政治”各讨论小组的负责人之一,青木注意到,不久前成立的“拉丁裔核心小组”为相关学者在协会内部提供了宝贵空间,因此询问与会人员是否愿意建立一个相应的亚裔美国人核心小组。在得到相当肯定的回应后,青木邀请时任犹他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连培德(Pei-te Lien)作为共同组织人,并请“种族、族裔与政治”的友人提供支持,申请将“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列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一个相关组织。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2000年年会上,“核心小组”举办了第一次

① Chün-tu Hsüeh, ed., *Asian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North America: Professional and Ethnic Problems*, p. 10.

② Harvard Worldwide, “*Asian American Policy Review*,” <https://worldwide.harvard.edu/asian-american-policy-review#:~:text=Founded%20in%201989%2C%20the%20Harvard,the%20Asian%20Pacific%20American%20community,2024-01-13>.

小组讨论与其他官方活动。^①

受到“拉丁裔核心小组”2000年笔谈的影响，“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在《政治科学补遗》杂志2001年第3期也做了一个关于亚太裔美国人政治的笔谈。^② 笔谈共有六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超越黑白二分法与“核心小组”成立的背景，亚太裔美国人的竞选、选举与当选官员，亚太裔美国人的社会运动与利益群体，亚太裔美国人的公共舆论与政治参与，亚裔美国与其他有色群体的关系，以及亚裔美国人与美亚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③ 同样是在“核心小组”的推动下，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在2003年建立了“业内亚太裔美国人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in the Profession）^④，薛君度在1977年的提议至此实现。与拉丁裔政治研究情况相仿，因美国西部有大量亚太裔美国人，西部政治科学协会在2012年设立“业内亚太裔美国人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in the Profession）。在每年西部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都会同该“地位委员会”举办一个关于亚太裔美国人政治的小型会议。^⑤

六、原住民政治科学家的参与

在这场由边缘群体发起的变革中，美国原住民与原住民研究者没有缺席，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小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 Jr.）。从1978—1990年，德洛里亚担任亚利桑那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在这12年间，他创办了全美

① Andrew L. Aoki and Janelle Wong, “Reflections on Asian American Politic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54, No.2, 2021, p. 221; 虽然名为“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但因太平洋岛屿原住民政治科学家更认同美洲原住民，“核心小组”实际上主要服务亚裔美国人。

② Andrew L. Aoki and Janelle Wong, “Reflections on Asian American Politic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54, No.2, 2021, p. 221.

③ Andrew L. Aoki, et al., “Symposium,”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4, No.3, 2001, pp. 605-644.

④ “APAC Going Stro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8, No.1, 2005, p. 146.

⑤ APAC, Homepage, <http://www.apa-politics.org>.

第一个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硕士项目,出版8本书,其中独著4本,编著2本,政府报告2份。1990年,德洛里亚前往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直至2000年退休。在那里,德洛里亚虽已不是政治科学的专职教授(其职位涉及领域包括历史、法律与宗教研究),但仍在政治科学系兼职,并继续关注政治科学与美洲原住民研究的关系。^①1999年,德洛里亚与戴维·E.威尔金斯(David E. Wilkins)合作撰文《种族与族裔研究、政治科学与助产术》,指出政治科学是原住民研究的一个理想家园。^②

德洛里亚等原住民学者进入政治科学界带来了诸多改变。1979年,M. E. 梅洛迪(M. E. Melody)与克雷格·瓦纳(Craig Wanner)等政治科学家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1979年年会上创建了“美国原住民政策网络”(Native American Policy Network),以推进涉及原住民政策和政策制定过程所有领域的研究,其成员包括原住民领袖、来自各学科的学者及政治从业人员。该组织在每年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都会开一次会,资助考察关于原住民政府与政治的小组讨论和圆桌讨论,并出版《美洲原住民政策网络通讯》(*Native American Policy Network Newsletter*)。^③“网络”后更名为“原住民研究网络”(Indigenous Studies Network)。今天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原住民治理与政治资源”网站便由其维护,网站上可见北美原住民研究生项目列表、原住民的部落学院地图、暑期项目列表、原住民研究杂志列表、原住民研究组织与机构列表、资源与资助来源列表,以及一个“原住民政治科学短期课程”。^④尽管原住民研究资源现已远比1979年丰富,但“网络”2024年年会的论文告示却表示:“原住

① Raymond J. DeMallie, “Vine Deloria Jr. (1933-2005),”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08, No.4, 2006, p. 933;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Vine Deloria Jr. ‘70,” <https://www.colorado.edu/law/vine-deloria-jr>, 2024-01-23.

② Vine Deloria Jr. and David E. Wilkins, “Racial and Ethnic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Midwifery,” *Wicazo Sa Review*, Vol.14, No.2, 1999, p. 70, quoted from Kennan Ferguson, “Why Does Political Science Hate American Indians,” pp. 1030-1031, 1037.

③ Franke Wilmer, et al., “Including Native American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Curriculum,”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7, No.2, 1994, p. 271.

④ “Indigenou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Resources,” <https://connect.apsanet.org/indigenouspolitics/>, 2024-01-23.

民政治仍是政治科学的一个非常缺乏研究的方面。”^①

在“美国原住民政策网络”于1979年成立后，一些学者继续关注美国政治科学界美国原住民学者与原住民研究的状况。1987年，梅洛迪与玛格丽特·梅尔·默多克(Margaret Maier Murdock)在当年召开的西部社会科学协会年会上发表《美国原住民与政治科学的实践》一文。1989年，安妮·默林·麦卡洛克(Anne Merline McCulloch)在《教政治科学：不同视角下的政治》杂志上刊文《政治科学中看待美国原住民的各种视角》。两篇文章都指出政治科学对美洲原住民的忽视。^②

1992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五百周年，而作为对这一年大量庆祝活动的回应，1994年，弗兰克·威尔默(Franke Wilmer)、梅洛迪与默多克在《政治科学补遗》杂志上撰文，呼吁“将美洲原住民视角纳入政治科学课程”。三位作者在当时分别任教于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和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 of Wyoming)。在文章中，三位作者宏观地论述了考察美洲原住民视角的价值，回顾了已有政治科学文本是如何处理美洲原住民问题的，并先后论述了如何将美洲原住民纳入六类政治科学课程——州与地方政府课程、司法程序与美国法课程、公共管理课程、国际关系课程、比较政府和边缘群体政治课程以及政治理论课程。^③

然而，三位作者的呼吁似乎并未起到太大效果。2016年12月，《关于政治的不同视角》(*Perspectives on Politics*)杂志举办一个关于印第安人与美国政治科学的专题讨论笔谈。笔谈发起人凯南·弗格森(Kennan Ferguson)刊文《为什么政治科学恨美国印第安人?》一文中，作者给出了四点观察：(1)在美

^① “Indigenous Studies Network,” 2024 Related Group Calls, <https://connect.apsanet.org/ap-sa2024/2024-related-group-calls/>, 2024-01-13.

^② Michael E. Melody and Margaret Maier Murdock,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El Paso, TX, 1987; Anne Merline McCulloch, “Perspectives on Native America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eaching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in Perspectives*, Vol.16, No.3, 1989, pp. 93-98, quoted from Franke Wilmer, et al., “Including Native American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Curriculum,” pp. 269, 275.

^③ Franke Wilmer, et al., “Including Native American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Curriculum,” pp. 269-276.

国大陆上的政治科学系中,美洲原住民教师非常少;(2)很少有原住民议题被美国政治科学家视作重中之重;(3)在美国政治科学界,很少有原住民的视角和分析被视作是非常重要的;(4)美国政治科学的课程很少教授原住民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文本。^①弗格森提出一个关于“原住民化政治科学”的16点议程,包括承认原住民的存在在美国政府的历史与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以条约为中心重塑美国政治研究,将主权视为政治体制的关键标志并重新加以考察,等等。^②接下来是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保罗·威弗莱默(Paul Frymer)、劳伦·M.拉克里恩(Lauren M. LacLean)、乔丽·普劳德菲特(Joely Proudfit)、威尔金斯与威尔默所做出的六篇回应。最后,笔谈以弗格森的答复和总结告终。^③

结 语

本文大体以时间为线索,先后介绍了黑人、女性、亚裔、拉丁裔、印第安人政治科学家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政治科学的改变。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权利革命”与身份政治兴起的大背景下,在“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成立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内部形成了一个由各身份的“核心小组”“业内地位委员会”和相关“专业分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全方位推进对美国政治科学界内部边缘群体的保护,及对边缘群体的政治科学研究。其中,核心小组的政治倾向较强,既关注对美国政治科学界内部边缘群体的保护,也力图推动对边缘群体的

^① Kennan Ferguson, “Why Does Political Science Hate American India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4, No.4, 2016, p. 1030.

^② *Ibid.*, pp. 1033-1035.

^③ Daniel Carpenter, “Sovereignty and Survivance: The Pathways of Native Politics,” pp. 1039-1041; Paul Frymer, “Why Aren’t Political Scientists Interested in Native American Politics,” pp. 1042-1043; Lauren M. MacLean, “Marginalizing Politics: The Conceptual and Epistemological Barriers to American Indians,” pp. 1044-1045; Joely Proudfit, “Actualizing Political Science,” pp. 1046-1047; David E. Wilkins, “Absence Does Not Make the Indigenous Political Heart Grow Fonder,” pp. 1048-1049; Franke Wilmer, “Indigenizing Political Science or Decolonizing Political Scientists,” pp. 1050-1051; Kennan Ferguson, “Response to the Symposium Panel,” pp. 1052-1053, all included in *Perspectives and Politics*, Vol.14, No.4, 2016.

政治科学研究。业内地位委员会则重点关注对美国政治科学界内部边缘群体的保护,虽然有时也会关注对边缘群体的政治科学研究,而专业分会则着重推进对边缘群体的政治科学研究。此外,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之外,一些学者还建立了“黑人政治科学家全国会议”这一“反组织”,一些区域性的政治科学协会内部也成立了身份组织。

上述三位一体结构主要形成于两个时段。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一时期建立了“业内黑人地位委员会”(1969 年)、“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1969 年)和“女性地位委员会”(1969 年)、“业内墨西哥裔美国人特别委员会”(1970 年)、“美国原住民政策网络”(1979 年),而“黑人政治科学家全国会议”这一“反协会”也诞生于至关重要的 1969 年。它们的建立深受“新政治科学”运动影响。二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到 21 世纪初,这一时期建立了“女性与政治”专业分会(1986 年)、“种族、族裔与政治”专业分会(1995 年)、“拉丁裔核心小组”(1998 年)、“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1999 年)与“业内亚太裔美国人地位委员会”(2003 年),其中“种族、族裔与政治”专业分会对“拉丁裔核心小组”与“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的建立起到重要影响。

这些学术组织或机构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对“交叉性”的强调正是美国政治科学的新趋势。首先是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的交叉。上述“种族、族裔与政治”专业分会的建立便是一个例证,其官方刊物《种族、族裔与政治杂志》即体现这一趋向。^① 其次,种族族裔与性别也出现了交叉态势。一方面是前者向后者的靠拢,例如《种族、族裔与政治杂志》也刊发关于性别文章。^② 另一方面是后者向前者的靠拢,例如在“女性政治科学核心小组”的推动下,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在 1996 年年会上开创了在周四晚接待非裔、拉丁裔、亚裔与原住民女性研究生与其他女性研究生的传统,并为黑人女性创建一个指导名录;“核心

^① Candis Watts Smith, “The Making of a Mantra: Americans’ Racial Ideologies in the Era of Black, Blue, and All Lives Matter,”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Vol.8, No.3, 2023, pp. 371-396.

^② Sarah Shair-Rosenfield and Amy H. Liu, “Select to Marry or Not to Marry? Gender and Interethnic Group Trust to Marry or Not to Marry? Gender and Interethnic Group Trust,”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Vol.8, No.3, 2023, pp. 350-370.

小组”还创建了一个“有色人种女性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策划周四接待，出版有色人种女性名录，宣传一个名为“政治科学中的有色人种女性”的邮件用户清单服务(Listserv)，维护网站，并且研究政治科学界中有色人种女性中的先驱者。^①

关于美国政治学界边缘群体所推动的这场变革，本文仅做了初步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三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一是这场变革的“史前史”。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黑人以及其他各边缘群体中便已存在一些伟大的政治科学家，他们与20世纪中叶及之前关于各身份的政治科学研究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回顾。二是“行为主义革命”与这场变革的关系。虽然这场变革批判了“行为主义革命”所宣扬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后者的量化研究遗产却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这场变革的相关研究之中。三是美国政治科学其他领域的类似变革。从事边缘群体研究的学者固然有自己的专门阵地，但美国政治科学界的许多领域（例如，“政治与历史”“美国政治发展”“美国政治思想”）或许都发生了类似变革。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或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变革的起源与意义。

^① Jane Mansbridge, “Major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men’s Caucu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p. 4-5.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1DJourzSmg-uFLPNeR6_Hn1oboNW-SP6CW39iRPr6-s/edit, 2023-12-23.